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旣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

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
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
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
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
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
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荅不自嫌外
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
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
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
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

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
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旣罷入朝未
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
爲公危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
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
然卽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
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卽
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
鄆州徙眞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
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

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卽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游公雖爲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公

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爲
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
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侍郎贈右僕
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
推官綽綽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
仁俊爲温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
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
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
九歲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
之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

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竒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旣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

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皆滿
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
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
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樞密
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
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
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
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
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
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

復訴事上悟爲罷之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
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
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
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
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謂曰秦
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
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
林牙揚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
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
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

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
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
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
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
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
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
公爲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芟舍
公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
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塋死者食饑者除田稅
察情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

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潁者爲
鄰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辨潁憤悶至病偃杖而
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潁潁奮身
仰謝失偃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
夏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
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
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
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
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
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洲安撫使

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爲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

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
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
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
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旣久而心在王室著
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
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畧曰陛下聖神文
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
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
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旣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
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

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
軍九指揮彥國旣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
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
惟青州兵至今爲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
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
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旣沒十年貧不克塋公皆
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旣助其塋又
爲買田賙之敕使謝諲市物于安因緣爲姦民被
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爲罷黜諲自安定先生之亡
公常割俸以賙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

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

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
廬舍道巷引繩綦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
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
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
饑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
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
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
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
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汾邊安撫
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

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

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欲据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凡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訾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能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